心理学探新　2025,Vol.45,No.4,309－315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 论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思想

韩振华　张积家*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桂林 541004）

**摘　要**:阮镜清认为民族心理学是一种发展心理学,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原始文化为研究对象,他强调实践生活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作用,并先后对原始艺术、原始画、苗人文化等进行了具体研究,获得了宝贵的资料和成果。他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堪称我国上世纪40年代最核心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史料,也是当前开展民族心理学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遗产。

**关键词**:阮镜清;民族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原始文化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5)04－0309－07

阮镜清(1905－1993),男,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家,他因为教育心理研究的巨大成就而蜚声海内外。1927年,他就读于中山大学教育系。1934年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研读教育心理学,兼攻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1937年回国后,先后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育学院、广东省教育学院、广东省文理学院教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研究所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南师范学院、广东师范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教授兼副院长,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心理学博士生导师,是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的奠基者和学科带头人。

阮镜清在教育心理和民族心理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特殊时代的原因,他的民族心理学研究资料留存有限(莫雷,1990),导致后学在学习和研究阮镜清的心理学思想时对其教育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如数家珍,对其民族心理研究却鲜有了解。研究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思想,无论是他对民族心理学的学科构想,还是他的具体的民族心理学研究,都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历史及当前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1　关于民族心理学的性质及研究对象

阮镜清(1930)在《教育研究》上著文,系统谈论了他对民族心理学的构想。首先,他澄清了民族心理学不是民族性心理学。民族性心理学即研究民族的特性,如中国人和平勤俭、德国人服从爱国,等等。阮镜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论述民族心理学的性质时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谈论民族心理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一切心理都有其历史根源,都是发展变化而来,是由“许多大的小的极端有机构成的,……任何一种事物或现象也都是这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其自身上说,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从它自身历史的发展中演化到这个状态的”;“有机体的心理现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乃是发展的过程”。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最根本性质就是“原是在发展的研究上,是研究各民族整个心理上种种现象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基本法则的,换句话说,民族心理学等于人类发展心理学”(阮镜清,1930)。

与他对民族心理学性质的看法相一致,阮镜清认为,民族心理学应该以原始文化即文化的发生或初期状态为主要研究对象。其逻辑为:在社会关系中,文化是透过人的心理表现出来的东西。文化的形态有两种,一种为先史材料,另一种是当今一切未开化民族的文化(阮镜清,1930)。第一种材料是片段的、不系统的。因此,努力对未开化民族所处地区的田野研究或实验会获得更有价值的材料。在心理学史上,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ilhelm Wundt)就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人类社会一般发展的基础的心理过程,以及人类集体精神活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产物——语言和艺术、神话与宗教、风俗、文化——的发生”(胡礼遇,1986)。冯特指出,民族心理学形成于19世纪中期且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意义:(1)对不同民族智力、道德和其他精神特点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这些特点对政治、艺术和文

* 通信作者:张积家,E－mail:Zhangjj1955@163.com。

学精神之影响的研究;(2)以心理学为基础,将关于人的心理发展的语言、宗教、风俗等分门别类的研究合成一个统一体(尹可丽,张积家,2021)。第一种意义的民族心理学以 Lazarus 和 Steinthal 为代表,他们首先引入了“民族心理学”的术语来指称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并且在 1859 年创办了《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要求从心理学角度来认识民族精神的本质,进而勾画出不同民族的特征。第二种意义的民族心理学以冯特为代表,它指向了人类的童年,指向了发生心理学,即人类心理发展史,旨在揭示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走向文明的至关重要的心理因素(尹可丽,张积家,2021)。冯特认为,高层次的心理价值和心理积淀并非源自于个人,而是源自于“民族”中多人的结合和互动。“民族”包括家庭、阶层、氏族、群体,是一个集合概念,人类心理生活的概念都与之相联系,因此有决定性意义(冯特,刘世能,1992)。民族心理学家通过描述原始人类的语言、神话、艺术、风俗习惯的外部特征,来考察决定原始生活的心理因素;对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人类的思想、信仰和行为,给出心理学解释。因此,揭示从原始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全人类的心理发生过程,是冯特民族心理学的方法和路径,其价值取向是人类生活共同体早期心理发展的共性,超越了个体、群体、国家的范畴(尹可丽,张积家,2021)。再结合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的四大板块,即原始人、图腾制度、英雄与神的时代和人性发展,可见,阮镜清对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考虑是与冯特的主张基本一致的。

阮镜清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原始文化,聚焦于人类社会发展早期,无疑具有缩小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嫌,但亦有一定的“正本清源”作用。梁启超就认为,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通过个体的有意识模仿和无意识熏感来实现的。创造者在创造之后,会熏感国人,而被熏感的人会将别人的创造吸收入自己的“识阈”中(梁启超,2012,p. 6)。社会心理就是“前此全国全社会既死之人,以不死者贻诸子孙也”(张积家,1991)。因此,只有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人类心理发展早期,聚焦于人类或民族的童年,才能够揭示出民族心理的源头和产生原因,这种历时性考察无疑是必要的。考察人类心理的发展史,揭示出民族心理特征的来源、产生原因及发展脉络,这既是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心理学家就认为,在原始社会中,人还没有独立的个性。个人是融合在社会集团之内的。人只是神的意志的工具。原始公社解体了,才有了阶级,有了社会分工,才开始有了个性的发展,才有了个人的精神生活。在冯特之后,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 Vygotsky)创立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对人的心理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和高级心理机能理论,成为民族心理学的第二种意义的成功研究范例(列夫·维果茨基,1997,pp. 1 – 17)。阮镜清对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思考无疑有助于在研究民族心理时整合民族心理学的第一种意义与第二种意义,将同时性比较与历时性考察整合,因而更有助于洞悉民族心理的本质和规律。

## 2 关于民族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既然民族心理学是一种发展心理学,那么就有两大问题,即发展阶段的状态和发展的顺序关系。在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思想中,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文化中的各个要素和发展状态密切相关。理解发展阶段的状态的关键就是要理解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将民族心理学看成是各个人的心理的总和,民族文化就是语言、宗教等要素堆积的结果,这是一种文化的要素机械观,无法有效解释文化形态的统一性、关联性(阮镜清,1930)。相对于要素机械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各个要素的结合且相互影响产生了各要素原来没有的新的性质,这样的理解就要合理得多。但是,仍然从要素角度去理解文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要素变化了全体的形态没有变化等现象,其局限性也就不可避免。阮镜清主张构造的意义,强调“全体性”,认为“全体性”才是理解各个要素的关键。民族心理学首先要承认存在一个整体的文化形态,各个文化要素受它的制约才能够得到特定的意义。“人类心理发展各阶段的状态问题是在有机的全体的见地之下来考查的,所以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一个有机的心理构造,并且各具特征”(阮镜清,1930)。文化中的要素关系是理解心理发展状态的关键。

阮镜清的这一思想与梁启超的“共业说”有一致之处。梁启超指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他认为,人类的“心能”具有主观开拓性,“人类有创造、模仿两种‘心能’,都是本着他的自由意志,不断的自动互发。因以‘开拓’其所欲得之价值。而‘积厚’其所已得之价值。随开随积,随积随开,于是文化系统以成”。而“共业”又可以解析为“业种”和“业果”两个层次:“‘种’即

种子，‘果’即果实。一棵树是由很微细的一粒种子发生出来，这粒种子，含有无限创造力，不断的长，长，长，开枝，发叶，放花，结果，到结成满树果实时，便是创造力成了结晶体……如是一个种生无数个果，果又生种，种又生果，一层一层的开积出去。人类活动所组成的文化之网，正是如此”。这一“文化之网”，“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人类欲望最低限度，至少也想到‘利用厚生’；为满足这类欲望，所以要求物质的文化，如衣食住及其他工具等之进步。但欲望决不是如此简单明了，人类还要求秩序，求愉乐，求安慰，求拓大；为满足这类欲望，所以要求精神的文化，如言语、伦理、政治、学术、美感、宗教等。这两部分拢合起来，便是文化的总量”（梁启超，2012，pp. 1－8）。

关于发展的顺序关系，阮镜清认为，机械观把人类发展分割为孤立的阶段，但“人类的心理最初就是一个全体，以后各阶段无论复杂到什么程度，都是由整个全体分化而来的，同时分化之后，而又自成一个统一的全体，所以文明人的心理和原始人的比较起来，则完全是一种高级的而又有新的特征的东西了”（阮镜清，1930）。因此，从原始人到文明人，心理发展的顺序关系是从未分化到分化的过程。原始人的心理得以分化，依赖于与自然环境的不断互动，正是这种社会实践生活，使原始人逐渐减弱了对自然的恐惧，也使原始人的文化逐渐分化为宗教、歌、舞等，相应地就出现了心理的分化。强调心理发展的分化特征和重视实践在心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阮镜清分析原始人心理发展原因时的重要特征。

## 3　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阮镜清认为，与其他的发展心理学一样，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包括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他结合原始文化对分析的方法适用的具体内容作了阐述。他还特别列举了冯特和南普勒希（K. Lamprecht）使用综合法在人类心理以及德国历史发展时代的研究结果，似乎说明他对民族心理学在综合方面的研究不甚满意。但他仍然认为，冯特和南普勒希从分析研究转向综合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阮镜清认为，由于文化上表现出的心理比个体心理要复杂得多，因此，就不能够普遍地适用实验法，只能够以观察法为主。但是，如果要研究各种心理机能，如知觉、智力、注意、情绪等，就可以使用实验法。他认为，“一些联系实际的研究，除了要在现场调查实验之外，还必须在实验室中进行一定的工作，加以验证，同时有些问题还应以实验室工作为主来解决的”（阮镜清，1963）。从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有关材料看，他的研究主要使用观察法，或者使用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正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受研究对象、研究条件及学科发展水平的限制，观察法的确在民族心理学描述中具有优势。但他并不拒绝其他方法，因而他对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态度是开放的。他认为，民族心理学要取得更好的成果，除了综合民族心理学的方法外，还需要“其它单科心理学（方法）的通力合作，互相协助的”（阮镜清，1930）。

应该承认，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对实验法的使用不足的确是一个缺憾。和秀梅和张积家（2013）指出，实验法能够方便地操纵自变量，有效地控制无关变量，精准地测量因变量，因而可以做因果关系的推论。那种认为民族心理研究不适合于采用实验法的观点是片面的，也已经为大量的研究范例所证伪。虽然由于当时学科发展的原因，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几乎没有采用实验法，但他对于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开放态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时至今日，实验法、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等已经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这说明，阮镜清对民族心理学方法的看法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 4　阮镜清的具体民族心理学研究

### 4.1　对原始画心理的研究

对原始画心理的研究是阮镜清民族心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内容。阮镜清认为，原始人的宗教和艺术是综合的。在考查了原始居民的弓箭等物品上的图案及壁画上的狩猎动物形象以后，他认为，这些材料恰当地说明了原始人的心理状态是未分化的，现实与非现实、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毫无二致，原始人还无法意识到人类与生物之间的对立，并且认为自然界之间是可以转化的。故而，“对于外界的事物，他们不把它当作纯粹的知觉对象来处理，而是根据共同情绪而构成对象”（阮镜清，1943c）。他还进一步考查了为什么原始人的心理没有分化，认为原始人和动物差别不大，还是依托庇护于自然界，自然万能、自然恐怖的思想感情还未消失，原始画的错乱混沌形式正是原始人心理错乱、混沌状态的直接表现。随着人类的进化，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绘画也在发展着。从样式来看，“是在全体中有机部分的分化，而且分化了的从属部分对于其中心保有统一关系而言的”，“发展即分化与统一化

或集中化”(阮镜清,1943c)。这一点与儿童的情况非常类似。

将儿童画与原始画比较是阮镜清研究原始人心理的重要路径。从对象来看,原始画的对象最多是动物,儿童画的对象最多也是人物,两者都是生活经验的反映;从样式来看,原始画和儿童画都是从“错乱的不规则几何学样式开始,而达到最后的忠于现象的自然主义的形式”(阮镜清,1943c),都强调或者遗漏某些特殊部分,把复杂物体按照几何学简单化,说明儿童画和种族心理的发展方向是平行的或者相似的;从图画的体位来看,原始画和儿童画都遵循了正面人物横面、动物侧面的原则,符合双方的记忆法则,即儿童和原始人目击的人物多是正面的形象,动物多是侧面运动的形态。

结合冯特等人有关原始绘画的观点,阮镜清认为,原始画不是写实画,和儿童画一样,都是记忆画。原始画除了在技巧上比儿童画规则一些外,其他方面的特点与儿童画相似。阮镜清强调劳动生活的作用,认为原始人的狩猎活动对原始画描绘的对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 4.2 对融县苗人文化的研究

阮镜清不仅重视民族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也重视民族心理学的实证研究。1943 年 8 月,他步行数百里,历时 20 天对苗乡文化进行了田野调查(阮镜清,1943b)。他详细考查了苗人的社会情况,包括聚落、生产、交易情况;日常生活方面包括服饰、饮食、居住、工作等;宗教情况包括敬祖宗、敬神、送鬼、丧葬、迷信等;艺术方面包括音乐、舞蹈、饰纹、文学等;风俗方面包括节令、婚嫁、交际、契约、禁忌等,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例如,在苗人的饰纹方面,他发现苗人的衣袖、衣领边缘、头巾等处的图案多以圆、曲线、点、三角形等几何图组成,这与其他的原始艺术一样,都表现出几何学构成和反复性特点。这种饰纹特点,在他们的铅笔绘画中也有类似表现。他让苗人自由地作画,发现女性多画装饰品,男性多画植物,这也反映了绘画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规律。

他认为,苗人的文化从形式上看还是未分化的。文化是透过人类心理表现出来的东西,可以在儿童心理、原始民族心理上发现。心理发展是从一种未分化状态开始的分化过程。民族心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来源于社会生活。他也指出了此次考查的时间限制,导致宗教、语言及艺术方面的材料不足,更表达了对繁荣民族心理学研究、期待更多人投身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愿望(阮镜清,1936)。

### 4.3 提出民族心理学的艺术观

阮镜清对民族艺术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在《民族心理学的艺术观》一文中,他对民族心理学如何看待艺术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与艺术学、美学、社会学、考古学等不同,民族心理学对原始艺术的研究侧重于“艺术的起源,发达及其心理学的表现”(阮镜清,1936)。

他认为,艺术是从宗教分化出来的,起初是综合性的,然后才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艺术;原始艺术与想象与儿童相似,不是基于直接的观察,而是基于记忆,对象都与他们关系最密切、最能够引起兴趣的对象有关。他认为,艺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造型艺术,一类是音乐艺术。他以造型艺术中的装饰为例。装饰分为两种,一种是身体装饰,一种是器物装饰。身体装饰有彩描与刺青。彩描的动机有社会的和宗教的两种,刺青的动机最初也与宗教有关,有力量和辟邪的象征意义。在进一步与儿童绘画比较后,阮镜清再次总结了原始画与儿童画的相似的三个方面:(1)都是记忆画,不是写生的;(2)以兴趣为本位,不顾难易;(3)圆式的,即用简单线条表示形体轮廓,用符号表示物的关系。

阮镜清认为,从形式来看,艺术的发展是由综合而特殊化,由全体而分化,由未分支化而分支化;从内容来看,原始社会的艺术受当时的条件限制。通过对原始艺术的考查,他指出:“人类心理的发展,第一,原始民族的心是一混融的未分支的全体,后期的种种特殊形式就是这种未分支的全体分化而来的,这种事实与在儿童心理上,动物心理上,精神病者心理上所发现的完全一致;第二,人类心理的机能虽当求之于生理学中,但其内容的发展则脱不了社会环境的影响”(阮镜清,1936)。

### 4.4 强调民族心理学研究是社会建设的需要

1944 年,阮镜清发表了《民族心理学与社会建设》一文,提出民族心理学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民俗心理学,而民俗心理(农村社会心理学)是社会教育或乡村建设、获得民众信任的重要方面。对边疆民族进行深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是为了“提高边疆的文化水平,为了开发他们蕴蓄着的宝藏,以使他们在民族上国家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律获得自由平等的地位,共同完成抗战建国的使命起见……”(阮镜清,1944a)。可见,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针对民族心理的特点,他提

出对应的教育应注意的三个方面：

(1)由于原始人的心理并未完全分化，由此教育首先要把握全体性。不能够把各方面的教材从其全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要把全体性教育作为其机能的关联而把握。

(2)由于原始人的观念与他们所属的群体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具有集体主义意识，所以可以训练他们融合于一个更大的群体，一切以国家民族进而至于大同世界为前提。这与当前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

(3)很多边疆民族是没有文字的，他们对书本文字材料没有兴趣。所以要注意他们的学习动机问题。注意把文字材料的学习教育和他们的生活需要相联系。这意味着在对边疆民族进行教学时应该将学习内容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加强理解。

## 5　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思想的特点

### 5.1　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

阮镜清用事物发展运动的观点来说明人的心理发生。在《心理现象的发生问题》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心理现象的发展，完全是依照唯物的辩证的法则而发展了的。'心'……，就是物质依照辩证的发展突变而成的"(阮镜清，1932)。在《学习心理学》中，他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批判地论述了美国机械主义的学习理论(赵莉如，林方 等，1989，p. 375)。他认为，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人的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才能够把握到问题的实质。这一点也反映在他特别注重环境的作用上。他强调，应该把环境和人的主观特质联系起来，反对机械唯物论的立场。阮镜清对民族心理现象的分析也强调客观环境及实践的作用。他指出："人类不是单纯为外力支配而消极的变动发展的。"他承认遗传在人类行为发生中的作用，但认为遗传受制于上代的生活环境和个体本身的内外环境，认为"人的行为是在依存于他的主观特质上的某种具体环境之内而发生的，所以环境是某一定的个人的环境，而没有一般的抽象的环境"(阮镜清，1943a)。

在新中国成立前，阮镜清持这样的观点非常难能可贵。同时，他也认为自己的早期论文有失误之处，特别是对生理因素比较强调，没有"从社会性的角度立论"(杨慎之，1986，p. 2)，表现出一个科学工作者难得的坦诚。此后，阮镜清在教育心理学方面的卓有成效工作也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 5.2　重视发展观，认为民族心理学就是一种特殊的发展心理学

发展观渗透到他对人的心理的理解上。他认为，要对人类心理有彻底的理解，必须从生理和社会两个方面去考查。他认为："人类对自然活动，因为使用自己制造的人为器官——劳动手段，传达其自身的自然力，以使自然进行物质代谢，因而使人类不仅是所使用的劳动手段变成不断发展的人为器官，且使其固有器官和体格型，亦因劳动过程的结果，变更其自然的性质。原始人之由动物体格型进化而为人类的体格型，便是很明显的事实"(阮镜清，1942a)。在对原始艺术考查结果的解释上，他也从发展角度来阐释。他认为，心理发展分为个体发展和系统发展，"个体方面的儿童心理与系统方面的动物心理、原始人心理有同等的研究价值"(李静，侯小富，2022)。

### 5.3　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思想受冯特影响，并且具有格式塔心理学的痕迹

冯特的十卷本《民族心理学》是任何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都绕不开的巨著。冯特将民族心理学界定为对人类社会群体心理及发展过程的研究，是人类心理发展的研究，其与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区别，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李静，侯小富，2022)。阮镜清指出，与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相比，原始艺术也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但民族心理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艺术的起源，发达及其心理的表现"(阮镜清，1936)。他还列举了冯特在民族心理学方面的工作以证明艺术也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这表明，他认同冯特对民族心理学的概念和性质的表述。即使在讨论到人类的性格类型时，他也认为需要参考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中关于文化分类的思想(阮镜清，1944，p. 88)。在研究民族文化生活时，他还经常对照冯特的研究。比如，在研究广东农村的"喊魂"现象时，他就对应了冯特的"身体魂"的概念(杨慎之，1986，p. 416)。

格式塔心理学也被阮镜清用来理解人的行为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儿童听到铃铛就当作食物来临的符号或者象征，使情景中各分子发生关系成为了一个全体，又使人对这种关系顿悟地发现出来。"他认为，原始人和儿童绘画也具有"图式"这种共同特质，是符合完形心理学关于"全体性"描述的(阮

镜清,1936)。

5.4 民族心理学研究需要艺术、考古、语言等众多学科的支撑

这是一种实证取向的方法论,更是一种整合发展的研究态度,与当前民族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属性相一致。冯特在创立科学心理学时就认为,应当通过对民族文化历史产物,像语言、神话、风俗等的分析,了解人类心理行为的文化特有的性质和特点,揭示从原始时代到文明时代全人类的心理发生过程,这是民族心理学的方法和路径(尹可丽,张积家,2021)。我国学者傅斯年曾经在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的指导下学习心理学,他的历史研究就深受冯特影响。例如,在《东北史纲》中,傅斯年就采用了大量史料考证、神话传说比较、语言比较的资料,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中国的郡县,中国的文化种族与这一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傅斯年的研究为李顿调查团在给国联的调查报告书中写道东三省实"为中国之一部"提供了证据,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证据(陈建樾,2012)。阮镜清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也是这样做的。尽管阮镜清并未区分民族学的民族心理学与心理学的民族心理学,或者心理人类学与跨文化心理学等学科差异,但他从实际出发,以多学科的素材来支撑其民族心理的推论,特别是他所提出的民族发展教育思想,体现出他通过研究民族生活实际掌握民族心理的特点,进而达到各民族紧密团结、共同发展的目的。这也是较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

5.5 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是中国近现代民族心理学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80 年代这一断代时期的重要连续(徐黎丽,2002;张世富,2005)

从肖孝嵘于 1937 年发表《中国民族的心理基础》一直到熊锡元于 1983 年发表《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张积家,2012),在这期间,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资料非常稀缺。阮镜清关于民族心理学的重要工作成果,包括《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原始画之心理》均发表于 1943 年,《民族心理学与社会建设》发表于 1944 年。这在民族心理学研究延续上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至少从历史资料上看,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几乎构成了 20 世纪 40 年代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最核心资料。

总体来看,虽然阮镜清对民族心理学的具体研究不多,对民族心理研究也有比较浓厚的文化心理学特点,对民族心理的形成机制也缺乏深入探讨,但他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兴趣、研究思路却是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宝贵遗产。在今日,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兴盛,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多样化,研究路线的跨学科化,研究问题的实践化,都与他对民族心理学的理解相一致。特别是在全社会努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下,加强民族心理学研究就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思想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他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是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开展的,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习近平,2023)的主张是高度契合的。虽然他对于实验法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还不甚重视,更重视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第二种意义而轻视第一种意义,这反映了他的时代局限。但瑕不掩瑜,继承和发展阮镜清的民族心理学思想,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心理学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我国民族心理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 参考文献


陈建樾.(2012).傅斯年的民族观及其在《东北史纲》中的运用(下).*满族研究*,*3*,39 – 46.

傅斯年.(2017).*东北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和秀梅,张积家.(2013).发挥民族院校优势,积极开展民族心理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4*(5),50 – 56.

胡礼遇.(1986).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64 – 71.

李静,侯小富.(2022).冯特民族心理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3*(8),205 – 215.

梁启超.(2012).什么是文化.载:*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列夫·维果茨基.(1997).*思维与语言*.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莫雷.(1990).心灵的探索者:庆祝阮镜清教授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 60 周年.*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114 – 115.

阮镜清.(1930).民族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及其研究法.*教育研究*,*108*(8),46 – 47.

阮镜清.(1932).心理现象的发生问题.*教育论坛*,*11*,10－25.
阮镜清.(1933).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批判.*教育论坛*,*3－4*,169－179.
阮镜清.(1936).民族心理学的艺术观.*民众教育*,*5*(4－5),14－18.
阮镜清.(1942a).人类的基本活动及其发展问题.*广西教育研究*,*3*(1),9－31.
阮镜清.(1942b).儿童心理发展方法.*民族教师*,*2*(4－5),53－58.
阮镜清.(1943a).环境的主观关联性.*社会教育年刊*,(1),26－28.
阮镜清.(1943b).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民俗*,*4*(3－4),21－33.
阮镜清.(1943c).原始画之心理.*民俗*,*2*(1－2),35－76.
阮镜清.(1944a).民族心理学与社会建设.*民族月刊*,*1*(3),23－25.
阮镜清.(1944b).*性格类型学概观*.北京:中华书局.
阮镜清.(1963).心理学研究与联系实际.*学术研究*,*4*,110－113.
威廉·冯特,刘世能.(1992).民族心理学:语言、神话和风俗.*民族译丛*,*1*,23－27.
习近平.(2023－10－29).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
徐黎丽.(2002).关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6*,95－103.
杨慎之.(1986).*阮镜清心理学论文选*.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尹可丽,张积家.(2021).中国民族心理学百年流变与前瞻.*民族教育研究*,*32*(6),47－57.
赵莉如,林方.(1989).*心理学史*.北京:团结出版社.
张积家.(1991).梁启超个性心理学思想初探.*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68－75.
张积家.(2012).加强民族心理学研究,促进中国心理科学繁荣:民族心理学专栏前言.*心理科学进展*,*20*(8),1139－1144.
张世富.(2005).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任务及方法.*安阳师范学院学报*,*1*,57－61.

# On Ruan Jingqing's National Psychology Thought

Han Zhenhua　Zhang Jijia
(Faculty of Education/Academy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Abstract**: Ruan Jingqing believes that national psychology is a kind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which should be guided b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take primitive cult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e emphasizes the decisive role of practical life in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has successively conducted specific research on primitive art, primitive painting, Miao culture, etc., and obtained valuable materials and results. His research on national psychology can be called the core historical material of nat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in our country in the 40s of the last century, It is also a valuable heritage for carrying out nation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strengthen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nse.

**Key words**: Ruan Jingqing; national psycholog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rimitive culture